



长颈鹿丛书

安波舜 著

上帝不在天堂

I247.5
1135
3

上帝不在天堂

安波舜 著

051625



女子学院 0052062

上帝不在天堂

安波舜 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(北京安外六铺炕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1201 工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: 11.25 字数: 17000

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590册

ISBN 7-5008-0380-X/1·103 定价: 3.65元

你的方舟

行驶在泪水之湖

天堂陷落。已被

闲汉、老嫠以及各种虚伪的

虔诚者塞满

领我们重去的地方

不要再叫作天堂吧

· 雷抒雁 ·

内容提要

列车装载着历史的重负艰难地向前行驶。车上发生了种种令人兴奋、激动、愤怒、作呕的故事：老车长正直善良，蒙冤抓鬼；在逃犯企图劫持、颠覆列车，险象环生；高干子弟心怀叵测，走私犯罪；冒牌港商拐骗妇女，北上纵欲；前线英雄因失恋痛不欲生，铤而走险；昏庸官僚为假公济私，助纣为虐。凡此种种，使列车伴随着死亡与暴力发生了重大变故。然而抛弃了上帝的人们，终因共同的利益和前途，在这变故中认清了未曾暴露的自我，也认清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。

责任编辑：王一泉
装帧设计：林之一

工 人 出 版 社

第一章 并非引子的引子

198×年，12月23日。

北京时间：18点45分。

假如这个时间成立的话，那天大概是下着濛濛细雨。不错，是下着濛濛的被人们称之为牛毛的那种雨。那时候，整个世界都好象沉浸在崇高的祈祷当中，推不开抖不掉的绵绵雨丝，大团大团的云状雾气，在K市火车站的站台弥漫开来。偌大个空间，伸手可触的是少女唇边那湿漉漉的泪吻。肌肤上印着缠绵的令人眩惑的寂冷。时间也被融化了，温吞着粘作一团：没有阳光，没有晚霞，没有浇挂着玫瑰色浆汁的流云。傍黑的K市火车站，在18点45分，罩在一片令人沮丧的——提不起食欲更没有情欲的微明中。

N次特快列车横卧着，在按捺不住的期待中，很是躁动了一阵。湿漉漉的空气中，传播着蜂翼般

深绿色的震颤。机车嗡嗡着，路轨发出铮铮的吟唱。终于，雾气重重的前方，透出绿莹莹诡秘的信号灯光，机车“咣当”一声，向前猛地挣脱了一下。

车轮轧轧地转动了。

没有人——送客和被送的——责怪列车的唐突和焦躁。就象一下子摆脱了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送行人群，顿感轻松有时不免暗自庆幸一样。更新地域生活的喜悦，对新奇陌生的向往，冲淡了人们长途远征的忧虑。月台上，人们挥着手，在淡淡拢起的圣歌般的惆怅中，目送着列车迅即隐进茫茫的雨夜黄昏……

N次特快列车，长达730米，整整拖了24节车厢，约1.6华里。列车载有3千多名旅客，3千多名要吃要喝要享受空间自由和大地热量的不同性别、民族、国籍的人。他们是人。《圣经》要求他们把生命的机遇、希望和欢乐交给上帝，而事实上，此时此刻的人们却把这一切统统交给了这架桀骜不驯的现代化机器。它要载着他们从南到北，穿过22座大中小城市；跨过30多条大江内河；抚摸上百个县城的界碑土地，以及无数有名或无名的山脉丛岭、桥梁涵洞、陡坡弯道，一路冲撞着“呜”的惊叹号，到达2千3百公里处的终点站——北京。

心是一庄严而又艰难的行程。

是男人就该举杯，这样说——祝愿它成功。从理智到感情。

然而，即使人类按照文明的秩序，进行缜密的科学安排，沿途运行还是存在着无数个未知可能。意外，就象婴儿出生就伴随着死亡一样，也许划根火柴的功夫就会骤然发生。

21点多钟，（我要求我的读者必须有时间观念。在以后的时间里你会发现，我的提醒就象父母在你出生时教会你第一个爆破音一样重要。）列车闪着无声的巨龙般的鳞光，悄然潜入南岭群山那黑黝黝的寂暗中。一会儿，列车被夹进两壁高耸的凹型槽里，一会儿又隐进丝毫谈不上生动的长长的涵洞。从夜空中俯瞰，列车象一盏忽明忽暗、在浪峰中迭宕的桅杆风灯。

一群群憩栖在路基旁丛林中的乌鸦，也许不止乌鸦，还有围着灰围巾呱呱乱叫的喜鹊，被忽地惊醒，抖落羽毛上的雨水珠儿，惊恐地叫着跃到空中。不一会儿，又盘旋着落下，懒懒地合上眼皮，与雏儿们继续分享夜的安谧……

大约又过了一刻钟，N次特快列车驶进了S站。车站处在惺松的半酣睡状态，月台上是昏黄的快要

凝滞了的朦胧。由于N次特快列车车身太小，机车和第一、二节车厢已探进黑暗里。

月台上的旅客寥寥无几。不到一分钟，月台上又变得空荡清冷。值班人员纷纷打着让人醉倒的哈欠，懒懒地杵立着。

谁也没有发现，在这条窄小的月台上，有两条瘦瘦的影子，游荡着移向机车的前头。然后，他们又越过铁道，转悠到黑暗的一面，贴近机车与行李车之间的挂钩。当列车轧轧移动时，两条瘦瘦的影子已象蝎虎一样游了上去，他们似乎喘息了一阵，也许是在向上帝或者黑暗——黑暗里总是藏着什么东西——做着祈祷。急速的气流，扯起他们的衣角，哗哗作响。他们想捂住，并且手忙脚乱地做了一番努力。后来，他们发现他们的心脏比衣角发出更为可怕的啸叫，以至于有那么一瞬间，他们几乎想放弃要做的事，跳进无边无际的黑暗，让生命不再承受折磨和恐惧，索性象破碎的风筝，或者一只因产卵而疲惫不堪的蝴蝶，飘落在路边的草丛中，消化进永恒的寂灭。

但是。但是他们好象互相靠了靠，两只肩膀抵了一阵子，便平静了下来。其中有一个高个子，就是说他的影子比那个影子高出一截，从兜中掏出一

把乘务人员必备的通用车门钥匙，打开了行李车厢的顶头小门。

行李车是一节改装的寻常车厢。请原谅铁路部门的疏忽，他们设计的时候本没有想到会有人利用这车厢制造杀人越货的奇迹。车厢的顶头是一块约有几平方米的废弃空间。穿过这个黑暗的空间，打开一道门，是半截布满灰尘的走廊（此处不在“五讲四美”检查之列）和一个挥发着尿臊和酒臭的厕所。再往前，便是行李员的办公室。

黑影们依旧象黑影闪进这块使他们形消影灭的黑暗空间。这时候，他们突听一声“噗楞”！

影子们猛一哆嗦，下意识地掏出一物，我们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。可以设想那就是枪。他们握着枪，瞪大眼睛，用全部神经感觉着，搜索着。然而，那“噗楞”声象一道闪电，迅即消失了。撕裂的黑暗又弥合了。平静了。

影子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他们把黑暗攥出一把汗。

列车到了一个倾斜的弯道，车门被颠开一道灰暗的缝隙。

又是一声“噗楞”！

影子们（其实连影子也没了）重又紧张，喘着粗

气。一只鸽子，那确实是一只鸽子从车门的缝隙中飞了出去。看不清鸽子的眼睛和色泽，但听一阵凄厉的“咕咕”的叫声。“咕咕、咕咕、咕咕……”

“咕咕”声很快被机车逐渐加速的巨大的轰鸣声淹没。鸽子，那只先前飞出去的鸽子，在行李车上方上下跳跃着飞了几次，很象在浪峰上伫立的鸥鸟。列车加速，鸽子的叫声更加凄厉。她不肯离去。她不习惯南方潮湿的黑暗。她不习惯没有家、没有窝巢、没有宠爱的生活。她想，她应当跟随主人飞到北京。然后，在一个早晨，或者晚霞燃烧的夜晚，从主人手中挺着象老北京人高傲的脖颈，带着欢快的鸽哨，飞向天空，欣赏着天安门璀璨的夜景，或者在人民大会堂的雕檐下与鸽们调一回情。那里的鸽子优雅大方，自我感觉非常之好。于是，她偏剪着黑色的翅膀，借着列车风驰电掣般的气流惯性，俯冲到列车中部——餐车的车顶，用爪子牢牢地抓住凸突的边缘。不时，向暗夜的长空，发出一阵阵“咕咕、咕咕”的叫声……

影子们扑向车窗。

车窗玻璃印着影子们的汗渍和眼睛。

有哀乐吗？有战鼓吗？哀乐应当和战鼓齐鸣：
人类又多出两双刻毒而又偏执的眼睛。两双眼睛里

的瞳孔光点，象荧屏上的脉冲信号，游移、颤抖、放射，猛地扩大——

……两辆火车发出震天地动的撞击！一片卷地而起的冲天火光，舔烧着吱吱作响的天空。云被烧红了，开始塌落。噼噼啪啪，一层层炙人的灰渣雪花般陨落，遍地是迸射的火星和哭号……

第二章 18点45分——21点30分

实在说，只要你的脑袋不是因为长瘤，而对世界的丰富性感到烦躁和压抑，你一定会体会到18点15分是个好钟点。（瞧，我们的故事是从谈时间开始。主啊，让我们抱紧时间这个孩子。它与我们同生同在。）不错，是个好钟点。在共和国这块土地上，这个钟点最富人情味。这被马克思称之为价值劳动之外的“闲暇时间”，越长越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。它属于私人。属于家庭。属于每个想大显身手的家庭主妇或想讨好主妇的丈夫。在这个时间里，人类表现的是另一面——温馨、甜蜜、和平、安宁。完全是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接下来便是只能窃窃私语的东西。

N次特快列车的老车长全贵忠最喜欢这个时间。幸好，这个时间——N次特快的发车时间属于他。在这个时间里，送客的最多。那些不必为上班是否迟到、或者一离开领导就象耗子一样的老老少少、红男绿女们，尽可能驱除心理紧张度，最大程度地发挥表情功能，从容地站在月台上表演着眷恋之情。而赶车的旅客，在这个时间里晚点的也最少。有充裕的时间，可以在月台上抽上一支烟，或者把头伸出窗外，微笑着挥着手，重复着“回去吧，放心”之类绝对必要的废话。当然，最耐人琢磨的还是那些离别的情人们，他们的节目永远不会重复。天知道他们古里古怪的告别动作、那种苟苟且且的手势暗示着什么。

嗯，不错。有点意思儿。

全贵忠摸一下鼻子，倒背着手，在站台上从容地踱跬着。他欣赏着那点意思儿，用职业性的微笑和热情，不，这微笑和热情已经强化成他的习惯和修养，不时吆喝着维持上车秩序，伸手帮帮老人、孩子和妇女。

七号车厢的门口，人群发出争吵，起了堆。

两个人高马大的北方汉子，扛着装服装的大包，正挤在车门口与乘务员唐兰争吵。拥在后面的旅客，

也只有嘟嘟囔囔。那汉子的肩头浑圆，泛一层油光，不时往后面叽哩咕噜谩骂却不知骂什么的旅客挥一下手，黑而浓密的腋毛在一片矮小的人头上一晃，众人便闭了嘴。

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，全贵忠吆喝着走了过来。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，闪开闪开——

乘务员唐兰站在踏板上，从北方汉子的大包后面使劲探了探脑袋。她想用她的身子的重量阻挡大包进入车厢。但她的体重是大包重量的一半多一点。

“嗨！倒爷！爷们儿，下来下来！”全贵忠拍拍北方汉子的肩膀。那肩膀使他客气了不少。他想有这体格才配发财。尖嘴猴腮端肩缩脖的就是发财，不是祸害就是熊包。

倒爷从门口挪开大包，“车长，您看这包已经过了称……”

全贵忠笑笑，“政策允许，上车可以。但是爷们儿，你瞅你这坨儿要是不让着点，别人还能活不能活？”

倒爷躬一下身子，掏出一盒被汗水浸皱了烟，抽出一支抻抻直，递给全贵忠。“谢您了，车长。”

全贵忠手一挡：“得！你不嫌牙碜我还嫌寒碜。你们倒爷只要把心眼子摆正了，全中国给你们立牌坊。爷们儿，发豆芽施化肥，用避孕套做气球，老豆腐掺假、面里和滑石粉的事儿我碰着过。嘿嘿……”

全贵忠笑着，他还没来得及享受一下南方旅客对老北京幽默的反应，突然停住了笑声。他用眼角的余光，远远地吊着一个穿插在站台旅客中的表贩子。

表贩子穿一件宽大的猎装。全贵忠永远弄不清这种衣服到底有多少个口袋。他认定口袋越多，人就越复杂。一个口袋有一个邪道道。平原上收获时，农民们便在内衣里缝制大口袋，趁队长不注意便塞进些苞米粒或者花生麦穗什么的。那表贩子伸出宽大的袖头，（那袖头也是一个容量极大的口袋。）拦住一个北方青年旅客，用手掌亮出几块样板表，低声问：“来一块？有‘东方’全自动，有‘劳瑞士’世界名牌……”

青年旅客把黑皮包搂在胸前，生怕被人抢去钱似的，摇摇头。

表贩子挤一下眼睛，神秘地一笑。他盯着那旅客憨傻的脸，送出那种古里古怪象鸩儿又象鸩儿她

妈的眼神，咧开了那片又紫又阔的嘴唇，最令人生厌的让人感到猥亵的是，这紫阔的嘴唇里伸出一小截滴涎的舌头。他慢慢地从袖筒里抽出一本杂志，又捻了几页，露出一条裸体画页的大腿。

“得得得！……”北方青年旅客瞪大眼睛，后退着。

“再看！”表贩子用肩膀抵着那旅客的胸脯，眯缝起眼睛。

大腿发展到阴部……

“不不不！”那旅客几乎站定了，目光盯一处。

“一共24种姿式，开开眼界嘛……”表贩子的下顎发出隐隐的笑声，热哄哄的口臭几乎使青年旅客相信有某种事情就要发生。表贩子开始讲价钱了。

青年旅客装出大刺刺的样子，要掏钱。

表贩子得意地收起杂志，卷成筒，敲着腮帮。

一只大手从他后面伸过来，把杂志抽走。

全贵忠不动声色地憨笑着，从杂志中抽出一幅幅裸体画页。他瞅着表贩子，让表贩子感到不自在有心疼或者尴尬胆怯的时候，他开始一把一把撕着画页。头，裸胸，大腿，一块一块的男女，被他扔进了绿色的垃圾桶。

表贩子立刻背过脸跑了。那旅客两腿很笨拙地